



大会

Distr.: General  
6 August 202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八十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26(a)

提高妇女地位：提高妇女地位

## 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

### 秘书长的报告\*\*

####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8/180](#) 号决议提交，概述了暴力侵害移民女工问题现状。报告介绍了会员国为解决这一问题并确保保护移民妇女人权采取的措施和在联合国系统内开展的活动。报告最后提出建议，供今后采取行动。

\* [A/80/150](#)。

\*\* 由于提交单位无法控制的技术原因，本报告在截止日期之后提交会议事务部门处理。



## 一. 导言

1. 大会在关于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的第 78/180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结合会员国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罪办)提供的资料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其他相关来源提供的资料，就暴力侵害移民女工、包括家政工人和照护工作者问题和该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八十届会议提交一份全面、分析性的专题报告。

2. 本报告涵盖 2023 年 7 月至 2025 年 6 月期间，纳入了 20 个会员国、<sup>1</sup> 1 个政府间组织<sup>2</sup> 和 3 个联合国实体<sup>3</sup> 就应对公、私领域暴力侵害移民女工问题提交的材料。本报告借鉴了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组织的最近调研、人权条约机构的结论性意见、一般性建议和评论，以及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报告。

## 二. 背景

### A. 数据和趋势

3. 国际移民估计 3.04 亿，女性占 48%；<sup>4</sup> 世界范围的国际移民在劳动力中有 1.677 亿人，女性占 38.7%。男性在 54 岁及以下的国际移民中占多数，而女性在 55 岁及以上的移民中占多数。<sup>5</sup> 由于能提供的按性别分列的数据有限，对在国际范围移民的农村妇女人数的估计为近似值。然而，显然，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在增加农村妇女移民的压力。<sup>6</sup>

4. 据估计，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妇女在一生中受过身体和/或性暴力。<sup>7</sup> 关于暴力侵害移民妇女和移民女工行为的全球数据有限，但有证据表明，她们因在过

<sup>1</sup> 阿尔及利亚、安道尔、澳大利亚、白俄罗斯、巴西、智利、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黎巴嫩、墨西哥、摩洛哥、秘鲁、菲律宾、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多哥和土耳其。

<sup>2</sup> 欧洲联盟。

<sup>3</sup>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妇女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sup>4</sup>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4 年国际移民存量：重要情况与数字》，2025 年 1 月。

<sup>5</sup> 移民组织，《劳工组织关于国际移民工人的全球估计：劳动力中的国际移民》，第 4 版(日内瓦，2024 年)。

<sup>6</sup> 《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2024 年全球性别快照》(联合国出版物，2024 年)；《2025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联合国出版物，2025 年)。

<sup>7</sup> 妇女署，全球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数据库，可查阅 <https://data.unwomen.org/global-database-on-violence-against-women>(2025 年 5 月 21 日访问)。

境期间、在边境和在目的地国家、包括在工作场所往往处于脆弱境地，因而较非移民妇女更有可能受到暴力和骚扰。<sup>8</sup>

5. 全球约 81% 的移民女工受雇于服务部门，<sup>9</sup> 该部门对家政和照护工作的需求日增。<sup>10</sup> 家政工作仍是世界各地移民女工的重要就业源：在包括国际移民工人在内的估计 7 560 万家政工人中，约 76% 是女性。例如，在阿拉伯国家，家政女工、其中许多是移民，约占就业妇女的 35%。<sup>11</sup>

6. 家政移民女工因被排除在劳动保护之外以及家政工作往往是在紧锁的门户里单独进行的性质而面临更高的暴力和剥削风险。<sup>12</sup> 2024 年在泰国中部对来自缅甸的移民女工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约 60% 的受访者在过去 12 个月曾遭受暴力，这一比例明显高于据报在缅甸(20.6%)和泰国(15.4%)曾在生命中受过暴力侵害的妇女的比例。<sup>13</sup> 对在西班牙的移民家政女工(其中许多人是非正规就业)的经历所作分析同样揭示了普遍存在暴力行为，包括雇主对这些女性实施的性暴力和心理暴力。<sup>14</sup>

7. 尽管国际社会禁止童工，但移民女童(既有国际移民也有境内移民)仍从事家政工作，这是一个她们特别容易遭到暴力、剥削和贩卖的工作领域。<sup>15</sup> 2022 年对在埃塞俄比亚的家政女童工(其中大多数为从农村迁到城市的境内移民)的一项研究发现，40% 的人没有休息日，27% 的人的工资被雇主扣留，平均每周工作时数为 59 小时。<sup>16</sup>

8. 在全球范围，81% 的家政工人，包括国际和境内女移民，从事非正规就业。这一比例高得惊人。移民家政女工非正规就业的确切比率不得而知，但最新估计表明，在 2019 年分析的 67% 的国家中，家政女工的非正规就业率高于男性。<sup>17</sup> 在许多国家，法律和法规将家政工人排除在社会保障应享权利之外，这增加了他们

<sup>8</sup> 移民组织，《2024 年世界移民报告》；劳工组织，《工作中的暴力和骚扰经历：全球首次调查》(日内瓦，2022 年)。

<sup>9</sup> 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关于国际移民工人的全球估计》。

<sup>10</sup> 七国集团性别平等咨询理事会，《The World Needs Women's Leadership and Expertise: Gender Equality Advisory Council Report 2024》(2024 年)。

<sup>11</sup> 劳工组织，《家政工人体面工作之路》(日内瓦，2023 年)。

<sup>12</sup> 同上。

<sup>13</sup> Nyan Linn 等人，“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its effects on 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A study of Myanmar migrant workers in Central Thailand”，*Journal of Migration and Health*, Vol.10(2024 年)。

<sup>14</sup> Concepció Fuentes-Pumarola 等人，“The spiral of violence experienced by im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 qualitative approach”，*Violence against Women* (2025 年)。

<sup>15</sup> 劳工组织，《终止家政工作中的童工现象，保护青年工人免受虐待性劳动条件侵害》(日内瓦，2013 年)。

<sup>16</sup> Annabel Erulkar, Lemi Negeri 和 Eyasu Hailu, “The prevalence of domestic servitude among child domestic workers in Addis Ababa, Ethiopia”，自由基金，2022 年 10 月。

<sup>17</sup> 劳工组织，《家政工人体面工作之路》。

在生命中某时陷入穷困的风险。对于移民女工而言，该风险增加；由于社保不可携带，她们在老年时往往无法获得适足的社会保障。<sup>18</sup>

## B. 信息和数字技术

9. 获取信息是女性移民途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影响她们选择路线、选择交通方式、与偷运移民者互动及知晓包括贩卖、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在内的潜在危险。由于数据限制，无法准确估计移民妇女对技术的获取利用情况，但关于数字性别差距的现有证据表明，来自低、中收入国家的女性不太可能获得互联网或移动电话，这意味着她们不太可能获取有价值的信息。<sup>19</sup> 2023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穿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移民妇女仅有 40% 在移民途中使用移动电话。<sup>20</sup>

10. 社交媒体虽然是移民的一个重要信息源，但也让移民有可能受偷运人口者之害，后者利用社交媒体作为招募工具。根据毒罪办的报告，偷运人口者利用社交媒体来协调行动、收取款项并宣传他们的服务，<sup>21</sup> 他们还通常利用社交媒体向移民家属提供最新信息，或是在某些情况下敲诈家属。因此，移民、尤其是女性使用社交媒体会更有可能会遭受绑架、剥削和袭击等暴力行为。<sup>22</sup>

11. 将数字技术武器化在人口贩运者中也日益普遍，他们使用在线平台分析移民情况，并招募、控制和剥削移民，自己却不露身份。<sup>23</sup> 尽管需要更多研究，但现有证据表明，人口贩卖者日益使用数字技术增加了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移民女工的风险。<sup>24</sup> 此外，据报，人工智能工具的日益普及为监视和跟踪及制作深度伪造内容提供了便利，这些内容可被用来羞辱、侮辱和敲诈移民妇女及其家人。<sup>25</sup>

<sup>18</sup> 劳工组织，《东盟家政工人的劳工权利与社会保障覆盖情况》(曼谷，2024 年)。

<sup>19</sup> Casey Breen 等人，“Mapping subnational gender gaps in Internet and mobile adoption using social media data”，SocArXiv Papers，2025 年 2 月 27 日。

<sup>20</sup> 移民组织，《信息通信技术与中美洲、墨西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偷运移民问题》(圣何塞，2023 年)。

<sup>21</sup> 毒罪办，“使用开源情报调查贩运人口与偷运移民问题”，2024 年。

<sup>22</sup> Gabriela Sánchez、Marta Sánchez Dionis 和 Kerrie Dearden, *Familias de Personas Migrantes Desaparecidas: su Búsqueda de Respuestas y el Impacto de la Pérdida – Lecciones de Cuatro Países*(日内瓦，2021 年)。

<sup>23</sup> 毒罪办，教学模块系列：贩运人口与偷运移民，可查阅 <https://sherloc.unodc.org/cld/en/education/tertiary/trafficking-in-persons-smuggling-of-migrants.html>。

<sup>24</sup> 妇女署和世界卫生组织，“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评估证据和数据收集”，2023 年 3 月。

<sup>25</sup> Sarah W. Spencer 和 Caroline Masboun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emergency programming: perils and potentials”，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4 年 11 月。

12. 越来越多地使用在线平台处理移民申请，可能会使来自技术获取机会有限，包括互联网连接有限的国家的妇女处于不利地位。<sup>26</sup> 由于移民女性可能不了解自身权利以及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人权义务，这种限制，再加上缺乏准确且对性别敏感的启程前概况介绍方案，阻碍了移民妇女作出与移民有关的知情决定的能力。<sup>27</sup>

### C. 移民途中的危险

13. 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由多种行为体实施，包括腐败官员、犯罪团伙、偷运人口者、贩运人口者和其他移民。这种暴力形式多样，包括绑架、抢劫、敲诈勒索和性暴力。2024 年，据报达连隘口的性暴力增加了七倍，这表明尤其是女性，在从哥伦比亚前往巴拿马的非正常人口流动过程中面临极高的性别暴力风险。<sup>28</sup> 2022 年和 2023 年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对移民青年的经历所作分析也表明，移民妇女面临更高的性别暴力风险；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年轻女移民较男性更有可能遭受性暴力。<sup>29</sup> 在某些移民路线，性暴力普遍存在，一些妇女在出发前会获取注射性避孕药，以减少遭遇性侵后怀孕的风险。<sup>30</sup>

14. 许多移民女工依赖招聘机构、中介和雇主获取正常移民途径。尽管真正的招聘人员会帮助移民应对复杂的行政流程，但广泛使用欺骗性招聘的做法使移民女工有可能遭受剥削、虐待和性别暴力。<sup>31</sup> 此外，部分招聘者收取招聘费和其他费用的做法会增加债役风险。最近对来自柬埔寨、加纳、菲律宾和越南的移民工人的经历所作分析发现，移民女工赚回她们所付招聘费和相关费用所需时间长过男性移民工人。<sup>32</sup>

15. 雇用偷运移民者采取非正常移民途径上路的移民女工经常遭受暴力和虐待，包括受雇向导对她们的性暴力、强迫劳动和贩卖行为。<sup>33</sup> 雇用偷运移民者在旅程开始就资金不足的移民女工尤其面临性别暴力风险，<sup>34</sup> 因为经济困境使其更易陷入债役，遭受强迫劳动和性剥削。<sup>35</sup>

<sup>26</sup> 移民组织，《2024 年世界移民报告》。

<sup>27</sup> 移民组织，“应对国际供应链中移民女工的脆弱性”，2021 年。

<sup>28</sup> 无国界医生组织，“Shocking increase in sexual violence reported in the Darién Gap”，2024 年 2 月 5 日。

<sup>29</sup> 混合移民中心，“A sharper lens on vulnerability: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igrant youth vulnerability in Sudan and Ethiopia 2022-2023”，2025 年 1 月。

<sup>30</sup> Patricia Letona、Elly Felker-Kantor 和 Jennifer Wheeler，“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of migrant women and girls from the Northern Triangle of Central America”，*Revista Panamericana de Salud Pública*, vol. 47(2023 年)。

<sup>31</sup> 劳工组织，《公平招聘路线图：国家行动指南》(日内瓦，2024 年)。

<sup>32</sup> 劳工组织，《招聘费和相关费用一览》，2024 年。

<sup>33</sup> 毒罪办，“诉诸司法：被贩运者和被偷运移民面临的挑战”，2024 年。

<sup>34</sup> 混合移民中心，“Trafficking and exploitation”，4MI infographic，2025 年 4 月。

<sup>35</sup> 移民组织，《2024 年世界移民报告》；毒罪办，《在萨赫勒地区偷运移民：跨国组织犯罪威胁评估——萨赫勒》(维也纳，2023 年)。

16. 限制移民女工获取正常移民途径的限制性和歧视性的移民政策，增加了政府官员实施暴力和剥削的风险。有记录显示，腐败官员向女性勒索性好处以换取移民所需文件。<sup>36</sup> 还有报告称，边境执法官员对移民妇女实施暴力，尤其是在非正常移民情况高发的边境沿线。<sup>37</sup> 据报，政府官员向移民妇女、特别是那些非正常移民妇女勒索性好处，作为避免逮捕、穿越边境或从羁押中获释的条件。<sup>38</sup> 作为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的移民妇女往往因各种制度、法律和社会障碍，以及在移民路线上或附近缺乏对性别敏感的服务提供者，而无法获得专门的支助服务。<sup>39</sup>

#### D. 在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及回返后的挑战和风险

17. 许多移民妇女沿移民路线分阶段行进，并常因法律限制、政策障碍和资金有限而受到耽搁。<sup>40</sup> 在过境国长期滞留往往导致移民妇女以无证或非正规工人身份进入劳动力队伍，而且劳工保护有限或得不到保护，这增加了她们遭受暴力和剥削的风险。<sup>41</sup> 在许多国家，歧视性的国籍法限制妇女获得法律文件，导致移民妇女及其子女成为无国籍人。在根据父系血统授予国籍且要求父亲是国民或为防止子女成为无国籍者则父亲要走行政程序的情形中，移民妇女所生子女变成无国籍的风险更高。无国籍会使移民妇女及其子女、尤其是遭受性暴力后所生子女，更易遭受暴力、贩运、拘留及被排除在社会服务之外的风险。<sup>42</sup>

18. 移民妇女的性别脆弱性和风险在抵达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后继续影响她们的体验。虽然所有移民都面临种族主义和仇外暴力和歧视的风险，但女性面临的风险因性别不平等而加剧，包括一些歧视性法律和做法助长了移民妇女被社会排斥。<sup>43</sup> 许多移民女工在获得社会服务方面因性别特异性障碍而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包括间接费用、托儿服务不足以及缺乏女卫生服务提供者

<sup>36</sup> 人权观察，“‘This hell was my only option’: abuses against migrants and asylum seekers pushed to cross the Darién Gap”，2023 年 11 月 9 日。

<sup>37</sup> 人权观察，“Turkish border guards torture, kill Syrians”，2023 年 4 月 27 日；人权观察，“US: border deterrence leads to deaths, disappearances”，2024 年 6 月 26 日；国际乐施会和埃加拉协会，*Brutal Barriers: Pushback, Violence and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on the Poland – Belarus Border* (2025 年)。

<sup>38</sup> 透明国际，“Breaking the silence around sextortion: the links between power, sex and corruption”，2020 年 3 月 5 日；《巴厘进程》区域支助办公室与毒罪办，*Corruption as a Facilitator of Smuggling of Migrants and Trafficking in Persons in the Bali Process Region with a focus on Southeast Asia* (曼谷，2020 年)。

<sup>39</sup> 世界银行，“SAFE: gender-based violence response services for women in human mobility in Central America”，2024 年。

<sup>40</sup> Liliane de Brauyer 等人，“Trapped in transit”，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25 年 1 月 28 日。

<sup>41</sup> 非洲联盟委员会等，*Gender Analysis: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the Joint Labour Migration Programme*(亚的斯亚贝巴，2021 年)。

<sup>42</sup> 见 [A/78/256](#)。

<sup>43</sup> 妇女署，“被种族边缘化的移民妇女：在种族、性别与移民交叉背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2023 年。

提供文化适宜的照护。<sup>44</sup> 许多移民女工遭受暴力的经历因与她们的社会经济状况、原籍国、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及性特征有关的偏见而加剧。<sup>45</sup> 有报告称政府官员表达对移民妇女的排外看法，歧视移民妇女，对其言语辱骂并蓄意误导移民妇女。<sup>46</sup> 对移民女工的这种歧视和排斥妨碍了她们诉诸司法和获取支助服务的能力。<sup>47</sup>

19. 在对正常移民途径的限制日增的同时，许多国家正采取严厉的威慑、拘留和驱逐策略，其目标是移民身份不正常的移民。<sup>48</sup> 移民身份不正常的移民女工对被逮捕、拘留和驱逐出境的恐惧可能会被武器化以对她们的施加控制，使她们更有可能遭受性别暴力和剥削。<sup>49</sup> 在有些情况下，移民身份不正常意味着女性更不可能报告虐待行为，基本服务<sup>50</sup> 获取机会有限，而且更不会逃离虐待关系。<sup>51</sup>

20. 在某些情况下，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因反移民言论和出台将移民行为定为犯罪的法律而加剧。<sup>52</sup> 将移民行为定为犯罪导致移民执法机构与服务提供者、包括卫生服务提供者之间的防火墙<sup>53</sup> 崩溃，抑制了移民报告剥削、虐待和暴力行为，阻碍了他们获取面向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基本服务。<sup>54</sup> 此外，由于将移民行为定为犯罪，世界各地被移民拘留的妇女人数增加，而且这一人数继续增长。<sup>55</sup> 通过实施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等方式严重侵犯移民妇女人权行为在全球

<sup>44</sup> 妇女署，“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为所有移民妇女提供社会保护”，第 14 号政策简报，2020 年；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New walled order: how barriers to basic services turn migration into a humanitarian crisis”，2018 年。

<sup>45</sup> 妇女署，“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或)性特征不同者的移民经历”，2023 年 12 月。

<sup>46</sup> 人权观察，《World Report 2025: Events of 2024》(纽约，2025 年)。

<sup>47</sup> 妇女署，“被种族边缘化的移民妇女”。

<sup>48</sup> Yasmine Zarhloule，“Migrants at the gate: Europe tries to curb undocumented migration”，卡内基中东中心，2025 年 3 月。

<sup>49</sup> 劳工组织，《家政工人体面工作之路》。

<sup>50</sup> 根据联合国向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女童提供基本服务全球方案(“向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女童提供一揽子基本服务”)的定义，“基本服务”一词指由卫生保健、社会服务、警察和司法部门为遭受性别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女童提供的一套核心服务，以及提供此种服务所需的协调和治理机制。

<sup>51</sup> Alexandria Innes 等人，“Experiences of violence while in insecure migration status: a qualitative evidence synthesis”，*Globalization and Health*, vol. 20, No. 83 (2024)。

<sup>52</sup> 无证移民问题国际合作平台，“Cases of criminalization of migration and solidarity in the EU in 2023”，2024 年。

<sup>53</sup> 根据无证移民问题国际合作平台(“报告义务与‘防火墙’”)的定义，“防火墙”将移民执法活动与卫生保健、教育、社会福利、劳动监察和司法等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系统分隔开。防火墙确保个人能够获得这些服务并与主管当局互动，而不必担心与移民有关的后果，如逮捕、拘留或驱逐出境。

<sup>54</sup>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New walled order”。

<sup>55</sup> 无证移民问题国际合作平台，“Cases of criminalization”。



各地拘留设施中均有记录。<sup>56</sup> 移民拘留设施往往不仅缺乏满足女性特定需求的工作人员和基础设施，还缺乏所需资源来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包括针对具有不同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及性特征的移民的暴力。<sup>57</sup>

21. 受雇于农业和家政工作等监管不严的部门的移民女工，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还更有可能遭受暴力、虐待和剥削。<sup>58</sup> 在许多国家，上述部门的工人，其中许多是女性，被法律排除在劳动法规和和社会保护范围之外。<sup>59</sup> 在监管不严部门的移民女工和女童工没有法律保护使其更有可能被贩卖，包括遭受强迫劳动和性剥削。<sup>60</sup>

22. 在海湾国家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受卡法拉担保制度约束的移民家政女工普遍遭受暴力和虐待，包括强奸；在这些国家，移民的签证和社会保护获取机会取决于个人担保人。<sup>61</sup> 在此制度下，移民家政工人常常孤立无援并受到监视，限制了他们举报和逃离暴力的、虐待性和剥削性雇主的能力。<sup>62</sup>

23. 移民女工返回原籍国后，往往会继续经受歧视、排斥和暴力，特别是对于那些被强行遣返的人，她们可能被不公正地污蔑为罪犯。在埃塞俄比亚，记录的回返移民家政女工的经历表明了阻碍回返妇女重新融入社区的、针对性别的污名和陈规定型观念的不利影响。<sup>63</sup> 同样，最近对被强制遣返的孟加拉移民家政工人经历所作分析发现，她们返回孟加拉国后普遍受到歧视和社会排斥，这对于那些在国外期间经历过虐待和剥削的人来说最为严重。<sup>64</sup>

24. 为应对移民女工面临的性别暴力风险加剧情况采取了多项区域行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核可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承诺》，其中呼吁加强对家政工人的保护；东部非洲 11 个国家通过了一项促进区域合作以保护移民工人权利的协定。<sup>65</sup>

<sup>56</sup> Nora Ellmann(美国进步中心), “Immigration Detention is Dangerous for Women’s Health and Rights”, 2019 年 10 月 21 日; [S/2025/389](#)。

<sup>57</sup> 移民组织, 《2024 年世界移民报告》。

<sup>58</sup> 《2024 年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联合国出版物, 2024 年)。

<sup>59</sup> 劳工组织, 《劳工权利和社会保护》。

<sup>60</sup> 劳工组织, 《劳工组织关于向移民工人、难民及其家人提供社会保护的策略》(日内瓦, 2025 年)。

<sup>61</sup> 劳工组织, 《在阿拉伯区域向移民工人提供社会保护: 根据国际社会保障标准分析现有障碍和良好做法》(贝鲁特, 2023 年)。

<sup>62</sup> 大赦国际, *Locked In, Left Out: The Hidden Lives of Kenyan Domestic Workers in Saudi Arabia* (伦敦, 2025 年); 无国界医生组织, “Trapped and abused: migrant workers’ experiences in Lebanon”, 2025 年 4 月 23 日。

<sup>63</sup> 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 “勾画安全和有尊严回返及可持续重返社会方面的差距和积极做法”(2021 年 12 月)。

<sup>64</sup> 同上。

<sup>65</sup>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LC/CRM.15/6/Rev.1 号文件; 移民组织, “New agreements foster regional cooperation on migr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igrant workers rights in the East and Horn of Africa”, 2022 年 4 月 7 日。



联合国为东南亚国家联盟区域实现移民女工权利的方案和在阿拉伯国家扩大“公平通道”方案提供了支助，以推动应对暴力侵害移民工人的区域努力。<sup>66</sup>

三. 会员国报告的措施

25. 会员国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所载资料涉及：为打击暴力侵害和歧视移民女工行为采取的各种行动，包括指导各国努力应对性别暴力的框架通过情况；扩大劳工保护的立法和政策；提高移民女工认识自己权利的努力；扩大移民女工获得社会保护的措施。会员国还报告通过了打击贩运人口的战略、法律、政策和措施，以更好地保护和援助贩运受害者。

A. 国际文书

26. 自 2023 年以来，加入有关针对暴力侵害和歧视移民女工行为的国际文书的会员国数量略有增加。<sup>67</sup>

条约	2023 年批准数	2025 年批准数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58	60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191	193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178	180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	153	153

27. 许多为本报告提供材料的会员国(见脚注 1)加入了劳工组织关于移民女工状况的公约，包括《1949 年移民就业公约(修订本)》(第 97 号)，阿尔及利亚、巴西、危地马拉、摩洛哥、菲律宾和摩尔多瓦共和国均为该《公约》缔约国。除安道尔外，所有提交材料的会员国均为《1958 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 号)的缔约国。菲律宾和多哥是批准《1975 年移民工人(补充规定)公约》(第 143 号)的、仅有的提交报告的会员国，而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摩尔多瓦共和国是批准《1997 年私营职业介绍所公约》(第 181 号)的仅有的提交报告的会员国。

28. 《2011 年家庭工人公约》(第 189 号)有 39 个会员国批准，包括提交报告的会员国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菲律宾。截至 2025 年 6 月，49 个会员国批准了《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较 2023 年 27 个显著增加。第 190 号公约于 2022 年对墨西哥和秘鲁生效，于 2024 年对菲律宾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生效。

<sup>66</sup> 妇女署等，“安全与公平：实现东盟地区移民女工的权利与机遇”，区域方案结果，2024 年；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扩大公平通道(FAIRWAY)方案，以促进非洲移民工人在阿拉伯国家获得体面工作”，2025 年 5 月 2 日。

<sup>67</sup> 联合国条约批准情况，见 [https://treaties.un.org/pages/ParticipationStatus.aspx?clang=\\_en](https://treaties.un.org/pages/ParticipationStatus.aspx?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ParticipationStatus.aspx?clang=\\_en](https://treaties.un.org/pages/ParticipationStatus.aspx?clang=_en)

29. 所有提交报告的会员国均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此外，除安道尔、哥伦比亚和摩洛哥外，所有提交报告的会员国均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

30. 在提交的材料中，几个提交报告的会员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菲律宾和多哥)提到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在保护移民女工权利方面的重要性。

## B. 双边、区域和其它合作

31. 几个会员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黎巴嫩、墨西哥和摩尔多瓦共和国)参与了应对移民相关问题、包括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的合作协定，并正在努力加强这些协定。2023 年，在墨西哥发布了一份关于为执行《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所作国家努力的评估报告，其中突出强调了为查明和应对暴力侵害移民妇女行为所采取的行动。<sup>68</sup> 摩尔多瓦共和国在提交的材料中报告称，该国通过了 2023-2027 年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家庭暴力的国家方案，并设立了一个防止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家庭暴力的国家机构，以加强在国家层面落实《欧洲委员会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伊斯坦布尔公约)，实施该公约不得基于移民身份进行歧视。

32. 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摩尔多瓦共和国、沙特阿拉伯和多哥提交的材料中概述了扩大正常移民途径和在目的地保护移民女工权利的战略。危地马拉报告称，该国延长了面向海外临时工作的本国国民的一项方案。该方案于 2019 年制定，为寻找在北美的工作的移民(其中一小部分是妇女)提供了一个正规移民途径。同样，洪都拉斯报告称，该国自 2017 年以来，通过一项将人员与海外工作安排相匹配的国外临时工作方案，为包括少数妇女在内的本国国民正常移民提供了便利。<sup>69</sup>

33. 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多哥参与关于打击贩卖人口和支持回返移民的合作协定情况得到了突出强调。多哥 2025 年与加蓬结成伙伴关系，以管理移民行为并打击人口贩卖，特别是贩卖妇女和儿童行为。自 2024 年以来，阿尔及利亚通过参与欧洲联盟——移民组织的北非移民保护与重返社会联合倡议，加大了对回返移民的支持力度，该方案包含应对回返移民女工需求的具体措施。<sup>70</sup>

<sup>68</sup> 墨西哥，移民政策、登记和身份识别股，*Diagnóstico de Seguimiento al Pacto Mundial sobre Migración en México 2018-2022* (墨西哥城，2023 年)。

<sup>69</sup> 劳工组织，“执行摘要：女性参与临时劳工移民方案”，2024 年；劳工组织，“洪都拉斯劳工移民全解析”，2024 年 8 月。

<sup>70</sup> CD-BE 咨询和发展公司，*Final Evaluation of the EU-IOM Joint Initiative for Migrant Protection and Reintegration-North Africa* (2023 年)。

## C. 立法

34. 在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摩洛哥、秘鲁、摩尔多瓦共和国、沙特阿拉伯、多哥和土耳其，制定了宪法框架并采取了立法措施，保护移民女工的权利，包括保护她们免受暴力和剥削。例如，摩洛哥《宪法》承认居住在该国的所有人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在秘鲁通过了关于移民的第 0020-2023 号决定，以制定关于查明和保护处境脆弱的移民妇女，包括孕妇、单身母亲以及性别暴力和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规约。

35. 在多个会员国(巴西、智利、危地马拉、摩洛哥、秘鲁、多哥和土耳其)通过了加强保护移民女工免受剥削、虐待和暴力的劳动法。根据《2024 年移民修正(加强雇主合规)法案》，澳大利亚加强了对移民工人的劳工保护，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为此加大了对有剥削做法、例如克扣工资、没收护照和性骚扰的雇主的处罚力度。根据摩尔多瓦共和国第 74/2023 号修订法律，劳动监察员的增加了权限，可调查工作场所性骚扰案件，并对未能采取适足措施预防和应对性骚扰的雇主制定了处罚措施。

36. 在巴西、智利、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摩尔多瓦共和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正在实施立法和刑法典，这些立法和法典处罚和应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包括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并为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服务获取机会。2024 年修订的墨西哥《联邦刑法典》概述了对性亲密侵犯行为的处罚，这是一种正变得日益普遍的、由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据报，在洪都拉斯，由于 2017 年成立的妇女暴力死亡调查监测机构间委员会的努力，增加了所分配的预算，既用于改善机构间协调处理对妇女、包括针对移民妇女的暴力侵害和杀害行为，又用于对此种事项进行调查。

## D. 政策

37. 多个会员国(白俄罗斯、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墨西哥、秘鲁、菲律宾、摩尔多瓦共和国、沙特阿拉伯、多哥和土耳其)通过了计划并建立了机构，以指导针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包括对移民妇女暴力行为以及移民行为与贩运人口之间关系的对策。在菲律宾，终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家行动计划(2025-2030 年)的一个优先事项是加强政府各部门的机构合作。智利在提交的材料中强调指出，移民妇女及其组织参与制定了生活不受性别暴力侵害权国家计划(2022-2030 年)。在哥伦比亚，打击偷运移民部门间委员会继续监测人口贩运网络的演变，并正在努力敲定一项打击贩运移民的新国家战略。

38. 巴西、智利、危地马拉、摩洛哥、秘鲁、多哥和土耳其已实施政策，提高移民女工获得社会保护的机会。过去十年来，土耳其作出努力，通过全国移民卫生保健中心网络扩大向移民妇女提供卫生保健服务，这伴有一项验证移民卫生工作者行医执照的举措，以提升移民妇女获得语言和文化适宜的医疗服务的机会。2021 年，秘鲁将全面健康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至涵盖移民，包括被诊断

患有艾滋病毒和结核病的移民妇女。2024 年，沙特阿拉伯制定了《社会保险法》，该法可让移民家政女工及其雇主获取社会福利和劳工保护。

## E. 数据收集和研究

39. 白俄罗斯、哥伦比亚、萨尔瓦多、洪都拉斯、摩尔多瓦共和国和土耳其已采取行动，缩小与移民和暴力侵害移民妇女行为相关的数据差距。白俄罗斯正在使用地理统计分析系统，以促进分析与移民妇女有关的数据并将其可视化。哥伦比亚 2024 年启动了一个登记性别暴力案件、提供相关照护、进行跟进和监测的全国系统。该系统旨在改善性别暴力案件数据的收集和可获取性，包括针对移民妇女的案件，并确保幸存者可获得相关服务。

40. 哥伦比亚、洪都拉斯、秘鲁和菲律宾已采取措施，收集移民相关数据，包括移民工人离开和回返的信息。2023 年，洪都拉斯建立了登记回返移民并为其提供服务的信息系统，以收集按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先前就业部门分列的关于回返移民的数据。<sup>71</sup> 2024 年，秘鲁信息与统计国家研究所启动了一项对住在该国的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的调查，以收集数据，分析并报告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的情况，包括移民妇女参与劳动力的比率和就业部门情况。

## F. 预防措施、培训和能力建设

41. 几个会员国(阿尔及利亚、智利、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摩洛哥、秘鲁、菲律宾、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多哥和土耳其)采取了旨在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贩运人口、包括暴力侵害和贩运移民女工在内的预防措施。自 2012 年以来，土耳其一直在实施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省级行动计划，这些计划是在 81 个省份与利益攸关方协商制定的。这些计划旨在满足幸存妇女和面临暴力风险者、包括移民妇女的需求。2023 年，萨尔瓦多成立了打击贩运人口国家委员会，以协调 13 个政府机构打击贩运人口、包括贩运移民妇女的行动。

42. 澳大利亚、巴西、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黎巴嫩、摩洛哥、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和多哥实施了预防和应对剥削所有移民工人劳动的机制。2025 年，巴西发布了关于家政工作和照护工作的基本指南，以提高人们对该部门劳动保护和工人权利、包括家政移民女工权利的认识。摩尔多瓦共和国根据该国在《伊斯坦布尔公约》下所作承诺，通过了上述 2023-2027 年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家庭暴力国家方案，以支持社会服务机构和司法系统为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采取有效的多学科对策。

## G. 保护和援助

43. 安道尔、白俄罗斯、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黎巴嫩、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采取了扩大防范性别暴力的行动。黎巴嫩 2020 年通过了一项将工作场所性骚扰定为犯罪的法律，从而加强了应对性别暴力的努力；这项法律的目的

<sup>71</sup> 洪都拉斯，社会发展部，SIAMIR Tablero Estadístico Dinámico de Atención a Personas Migrantes Retornadas，可查阅 <https://ods.sedesol.gob.hn/geoportaltableros/>。

标之一是防止和应对骚扰一些更有可能遭受欺辱的群体、如移民女工的行为。为了应对剥削和威胁虐待包括妇女在内的移民工人行为，澳大利亚制定了一项关于报告保护情况的试点方案，这实质上是一个报告和援助机制。在欧洲联盟，根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24 年 5 月 14 日关于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家庭暴力的(EU)2024/1385 号指令，加强了对可能遭受暴力的高风险群体、包括移民女工的保护、诉诸司法机会和支助服务。

44. 安道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采取了行动，继续向移民妇女、包括性别暴力和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援助。菲律宾继续为被贩运者实施恢复和重返社会方案。通过这些方案，向贩运受害者，包括回返的移民女工提供了全面支持。安道尔通过一项为性别暴力受害者提供服务的方案，在 2024 年为数百名受害妇女和幸存妇女提供了支持，无论其国籍或移民身份。

## 四. 联合国各实体支持各国努力的举措

### A. 研究和数据收集

45. 联合国各实体继续支持改进与移民妇女有关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包括关于暴力侵害移民女工的数据的可及性。劳工组织通过在其国际劳工移民统计数据库汇编国家移民数据，继续在提供关于移民女工的全球估计数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移民组织流离失所跟踪信息总库是收集按性别分列的移民数据以及监测移民流动、移民就业部门和脆弱性的关键工具，例如怀孕或正在哺乳的移民妇女百分比以及每位妇女携带的 5 岁以下儿童人数。<sup>72</sup> 妇女署通过其让妇女安全移民方案，支持 2024 年在埃塞俄比亚开展一项对 1 200 多名移民妇女和回返妇女进行调查的工作，该调查生成了关于她们移民经历的关键数据，包括遭受暴力和其他形式剥削情况。调查结果发现，五分之一的妇女在移民期间经历了性别暴力。<sup>73</sup> 数据在缩小证据差距以支持制定更有效政策方面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46. 联合国各实体继续支持会员国建设能力，并就收集和分析移民数据、包括与移民女工经历有关的数据向会员国提供指导。妇女署 2023 年发布了一份题为《制定国家层面移民妇女状况调查工具》的指导说明，其中载有关于制定移民方面的、促进性别平等的国家调查的建议，包括收集有关偷运人口、贩运人口和性别暴力的数据。<sup>74</sup> 此外，妇女署和移民组织于 2024 年制定了一项战略合作

<sup>72</sup> 移民组织，“索马里：跨界流动——2025 年 2 月”，2025 年 5 月 20 日。

<sup>73</sup> 妇女署，“对从埃塞俄比亚出入境以及取道与返回埃塞俄比亚的移民妇女情况的快速评估”，2024 年 12 月。

<sup>74</sup> 妇女署，《制定国家层面移民妇女状况调查工具》(纽约，2023 年)。

协议，以促进在移民和流离失所背景下的性别平等，应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贩运人口行为，并恢复跨国合作，以改善关于移民的性别层面的数据提供。<sup>75</sup>

47. 2024 年，劳工组织发布了一项关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移民家政工人经历的调查结果，包括他们遭受虐待、让其报告和逃离性别暴力情形的能力受到限制的情况估计，如克扣工资、强迫劳动和旅行证件被扣。<sup>76</sup>

## B. 支持制定立法和政策

48. 联合国各实体支持会员国努力制定保护移民女工人权和促进增强其经济权能的立法和政策。劳工组织支持菲律宾正在执行《2021 年移民工人部法案》，根据该法设立了一个国家机构，以改进招聘做法，加强对移民工人的劳动保护，并防止和解决人口贩运问题。<sup>77</sup> 鉴于移民妇女面临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风险增加，移民组织支持摩洛哥制定一项关于移民保健的国家战略计划(2021-2025 年)，旨在扩大获得卫生保健服务获取机会，将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包括在内。<sup>78</sup>

## C. 宣传、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

49. 联合国系统为双边和区域努力加强在管理移民和保护移民权利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指导和支持。2024 年，毒罪办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启动了一项联合方案，以加强混合移民管理，支持加蓬和多哥为摧毁偷运移民网络和防止贩运人口所作努力，并特别强调支持妇女和儿童。自 2017 年以来，开发署支持黎巴嫩努力加强司法官员和执法部门的能力，包括倡导促进性别平等的警务工作，以保障性别暴力幸存者的权利，并确保移民和难民可获取司法服务。<sup>79</sup>

50. 妇女署在柬埔寨和泰国牵头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举措，为一线工作人员、包括在司法部门、警察和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提供工具，以提供专门针对移民妇女实际情况、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协调支助。自 2022 年以来，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了培训模块，以增强社区对面向处境脆弱的群体、包括移民妇女的报告机制的认识。

## 五. 结论和建议

51. 移民女工面临的、遭受性别暴力和剥削的风险因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和多重交叉形式歧视、劳工保护不足以及无法获取安全和正常的移民途径而加剧。

<sup>75</sup> 妇女署，“移民组织和妇女署加紧努力，在移民政策和人道主义反应中推动妇女权利和保护并增强其权能”，2024 年 10 月 2 日。

<sup>76</sup> 劳工组织，《有照护技能，被迫工作？认可在强迫劳动和剥削背景下的东盟移民家政工人的技能特征》(曼谷，2024 年)。

<sup>77</sup> 劳工组织，“菲律宾带头加强对移民工人和家政工人的保护”，2025 年 3 月 3 日。

<sup>78</sup> 移民组织，“2024-2028 年移民卫生战略”，2024 年。

<sup>79</sup> 开发署，“开发署和加拿大重申致力于加强黎巴嫩的社区安全和诉诸司法”，2022 年 3 月 7 日。

预防、查明和应对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需要更多收集、分析和传播关于移民的性别层面的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几个会员国报告了为加强提供和公布此种数据所作努力。许多会员国还报告通过和实施了一些政策和方案，以防止侵犯移民女工的人权，并为暴力、劳工剥削和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支助服务。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移民女工，特别是无证或无国籍女工，仍面临更高的性别暴力风险，而且继续缺乏平等获取社会和司法服务的机会。

52. 为继续推动各项努力以消除对移民女工的暴力和歧视并让她们有更多机会诉诸司法并获取社会保护、体面工作和基本服务，鼓励会员国执行以下建议，以防止和解决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

(a) 加快促进性别平等地执行《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以推动增强移民女工的权能，并消除针对她们的一切形式暴力；

(b) 加强区域合作，以加强消除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的努力；

(c) 加紧努力，终结移民中所有阶段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包括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以及多重交叉形式歧视，并解决男女在生产资源的获取、控制和所有权以及获得体面工作方面的不平等现象；

(d) 消除基于年龄、婚姻状况、怀孕和/或生育状况等因素歧视妇女的移民政策；

(e) 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作承诺，促进和保护移民女工的人权；

(f) 大幅增加投资，以落实《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及《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g) 批准和执行国际劳工标准，特别是劳工组织第 190 号公约、相关的《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206 号)以及第 189 号公约和相关的《2011 年家庭工人建议书》(第 201 号)；

(h) 改善所有移民妇女，特别是性别暴力和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以及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者获得促进性别平等的、基于人权的移民途径的机会；

(i) 通过对性别敏感的启程前概况介绍方案等确保提供关于安全和正常移民的准确和及时的信息，并就雇主和机构招聘移民女工监测和实施公平的、合乎道德伦理的做法；

(j) 采取行动打击反移民言论和仇外现象，为此对执法人员、边防官员和其它相关行为体进行促进性别平等的、不歧视做法方面的培训，以更好地协助移民妇女、特别是受暴力侵害的移民妇女；

(k) 在移民女工平等和有意义地参与下，制定促进性别平等的、消除从负面影响移民女工的多重交叉形式歧视的国家移民政策；



(l) 采取行动，保护所有移民妇女在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免遭包括贩运在内的性别暴力，并制定措施，将工作场所一切形式的暴力和骚扰、包括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移民妇女行为定为犯罪并予以惩处；

(m) 制定保障措施，减少移民女工在工作场所遭受暴力风险，为此防止和应对骚扰、虐待、剥削和暴力行为，特别是对从事家政服务 and 照护服务的工人而言，并确保她们能够获得面向性别暴力和人口贩运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支助服务；

(n) 确保作为暴力幸存者的移民女工可获得符合其文化和语言需求的、优质专门服务，包括保健、正义和社会服务；

(o) 建立和加强各种机制，保护移民女工可获得体面工作和社会保护，包括养老金、失业和伤害保险及残疾福利；

(p) 采取行动，加强移民执法活动与公共服务提供之间的防火墙，以保护移民妇女的隐私，并防止阻碍获取社会服务；

(q) 加强收集、分析和传播关于移民女工状况的、有代表性的、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和性别统计数据，包括针对她们的性别暴力和技术助长的暴力的发生率。

53. 联合国系统受到鼓励以支持会员国作出努力，打击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并加强与包括民间社会组织、合作社、工会和人权维护者在内的、支持移民女工的利益攸关方的伙伴关系。联合国系统应通过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等进一步加强机构间合作，加大保护移民女工免遭一切形式暴力。